

《安康新游记》开栏语：

安康是个城乡结合的城，安康的市民是与田埂只隔一个居民户口本的市民，安康文学的原境是长五谷杂粮、六畜兴旺、耕读传家的壤。近些年，乡村逐渐在转型，成为城市的延伸，城市与乡土的融合，是城市眼光与乡村情怀的融合，乡村旅游自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休闲方式、成为工作与休闲之间的一种空间转换模式。

在安康一些美丽的新乡村里，勤劳的人们在那里耕犁劳作的身影从不缺席，片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把乡愁滋养出淡淡诗意。它们在鸟声悦耳的汉江两岸，它们在高大自然最近的秦岭山，那里生长着充满生命活力的四季之歌，吸引着本就走得不远的儿女们无数次的重返故乡，他们写就一篇篇图文并茂的行走笔记、拍下一帧帧故乡的原风景、唱响一支支欢乐的歌谣。

本刊特开辟《安康新游记》栏目，作为安康新乡土文学观念上的倡导和指引，希望安康的写作者能够在个体行走中，用镜头、用笔端记录下在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直面当下的新农村、新景象，在祖辈的土地上，在新乡土的高度，看到安康文学的天际。



六月上羊山

旬阳 屈先华

我曾于2019年和今年匆匆两次去羊山，两次都在六月。

2019年上羊山，是出于对八里川天然大草甸的好奇与向往。在那里驻村的朋友说：“没去八里川草甸看看，就不算真正上过羊山。”有作者在羊山游记里写道：“去八里川草甸，身体跌入地狱，但眼睛上了天堂。”

六月一个雨后初晴的清晨，应好友相约，我们即刻动身前往羊山。车子从磨沟口左拐进入羊山峡谷时，峡谷溪流交相辉映，水泥路崎岖蜿蜒向前，更有凉风习习、鸟语花香，一幅极富诗意的动态图景缓缓铺就，无限延伸。

盘旋而上的山路间，从车内窗外看，车子恍若飘移于青山秀水间，使人有动魄之叹，却无惊心之感。一个多小时过后，我们来到开满格桑花和牛尾巴花的自然花园处，在向导朋友的带领下，抄近道去往八里川草甸。心潮澎湃的我们，个个摩拳擦掌，空气里夹杂着淡淡的泥土气息，混合着村里人家早饭的清香。山林和田地里，草木葱翠，庄稼含笑。路面仍有明显的雨水印迹，踩上去泥泞湿滑。

刚走出不远，两位穿小高跟鞋和长裙的女士就打了退堂鼓，连爬带滑折回至起点时，早已花容失色。执意前行的我，则手脚并用，你拉我扶，走过泥泞，越过坎坷，将城市里的喧嚣和热浪，以及生活中的烦情和愁事统统抛之脑后。

行至密林深处，春花烂漫，蝶舞纷飞。松树、山柳、红桦、山杨、黄杨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树，正以屈曲盘旋的虬枝，盆景般的造型，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阳光穿透丛林，洒下金灿灿的、富含紫外线的光芒，照在身上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手机信号开始若有若

无，大家走走停停，隔三岔五吆喝一两声，以确定彼此之间的距离。到达第一块小草甸处，我们围坐下来歇歇脚，谈各自的感受。有人兴奋依旧，有人略显疲惫，有人建议返回。向导朋友说，如果大家放松，原来，是两位从羊山采药归来的村民，正朝我们走来。大家围上去，和腼腆的村民聊了起来：这里有很多纯天然、名贵的中草药，但采药风险很大。这里的草甸紧密相连，去时数是七十二个，回时数又是七十二个，反正没有人数清过……

匆匆道别，各自前行。又过了一会，一片片绿茵茵的大草甸闯入眼帘，并不是想象中那般的一墩、一簇延绵起伏，反倒像农人精心耕种过的庄稼地。草甸里大多是柔软修长的羊胡草，也有传说中的“迷魂草”，还有色彩幽艳的杜鹃兰和芳香四溢的野山花。腿脚因意袭来，心情却无比放松。我们欢呼、歌唱、跳跃，用镜头记录美景和笑颜。

大概走到第五个草甸时，天色突然暗了下来。深知羊山“脾气”和“秉性”的向导朋友劝我们赶紧下山。害怕下雨气温骤降，容易受凉，更怕山里迷雾渐浓，使人迷失方向。于是，我们带着不舍朝山下走去，提前结束了羊山之行。

今年六月，一个雨后初晴，闷热无比的清晨，我第二次上羊山。是陪同退休老前辈一同前往羊山村乡村振兴示范点，进行参观调研和座谈交流。

在羊山村，我们参观了饱经沧桑，而今已被修缮一新的文物保护单

位东宝塔遗址，细听一些流传于此的故事，感受古老山村的文化底蕴。走进梅花鹿养殖基地，试着用养鹿人的腔调，用一瓢瓢金黄的玉米，唤回在山林间奔走觅食的鹿儿，并与它们近距离接触，感受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生。在依托自然禀赋优势，精心打造的乡村振兴旅游基地——少年院子里座谈交流，大家发自肺腑地感慨一个偏远小山村的发展变化；而今，“吉祥羊山、康养胜地、魅力旬元”已成为旬阳乡村旅游的一张新名片，民宿经济的发展，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增加了农村就业岗位，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业态。

午后，在民宿的书舍和茶室里坐下，听前辈们娓娓道来张良和秦皇曾炼丹于此的故事。欣赏前辈们龙飞凤舞的书法，或是对某段优美文字的深情朗诵。窗外，天很蓝，树很绿，风很轻，阳光很暖。

也可以在院子里荡一会儿秋千，安静地看前辈们手挽着手，步履缓缓地跳起转圈舞，抓拍一些温暖可爱的场景分享给大家。欣赏他们围着七彩丝巾，声情并茂地唱起动听的旬阳民歌。陪他们乐呵呵地拍抖音，喜滋滋的美图发朋友圈，一张张开心的笑颜，绽放出他们曾经年轻的模样。

趁大家休息时，我走出院子。抬头望去，传说中的将军石正巍然屹立，不怒自威。湛蓝的天空上，有白云缓缓飘过，如同大大的、柔软的棉花糖。优美的自然景观、怪异的岩溶石林、整洁的乡村道路、拔节生长的庄稼、舒适温馨的农家小院，还有袅袅升起的炊烟……美丽和谐的乡村新画卷，如此万般风情。

在半山腰处观景台的“摇篮”里，我盘坐良久。观远处缥缈如纱的云雾，看满山绿树红花随风摇曳，听鸟语鸣禽演奏的天籁，恰在此时，有清风徐徐吹过，一切都刚刚好。

甘溪镇就在生养我的居住地三十余里外的地方，是和我共饮旬河水的近邻。

小时候我曾撑着母亲去甘溪镇赶过场。窄窄的街道，接踵的人流，小贩的吆喝，陈年或是时鲜的山货果蔬，还散发着香味的背篓、簸箕、牛笼嘴，铁打的犁铧、拱形的牛额头……都是些自产的东西。虽有汗水浸在里面，但有“力气出来了”这朴实的思想根基，所有的物什实用、价廉。人们也会因为彼此的需要以物易物，皆大欢喜。小时候捧着走几十里路，不仅是图个场面的热闹，主要还是冲着母亲奖赏的那一根冰棍或那一笼包子……

甘溪镇，这个被巍峨秦岭拥揽于胸，被悠悠旬河充盈滋润的地方，它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勤俭、朴实、守信等，有在水一方的静好、安适，但是更深悟“变则通，不变则塞；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的历史教训。以他们高瞻远瞩的胸襟，让村庄更像村庄，让城镇更胜于城镇。

大青山

这世上有着无以计数的山，此刻，大青山就在我的眼前，在不断升腾的雾霭、沥沥的春雨和微暗的天光里如一头卧牛般安静地吸饮旬河之水。

雾霭覆盖了整个河面，又从河面不断升腾，逶迤绵延的大青山在雾霭中隐约浮现，在烟波浩渺里不断变幻着身姿。置身于这样的情境之中，我想起北宋画家、水墨画山水宗师郭熙的“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远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缈缈缈。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明了者不短，细碎者不长，冲淡者不大，此三远也”。作画、作文、做人、做事，皆会受到大自然的感召，以乡村振兴为切入点开发太极湖乡村旅游，以“一轴”“两心”“七片”“三十三节点”为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是甘溪人的高瞻远瞩，亦是甘溪人用心聆听自然而得的启示。

浙浙沥沥的小雨还在天地间飘洒，太阳的光线透过铅灰色的云层露着羞地洒洒在大青山流水环绕的太极湖上，湖面像一块青翠的碧玉。此刻还是早晨，是新一天的开始。雾霭散尽，我的目光留恋这丰润世景。旬河的一侧是甘溪镇，错落有致的屋舍楼宇随江岸行走，水绕乾坤，生太极太。我身边的一侧是绵延的秦岭余脉，山势圆润而厚重。山腰间白墙黑瓦的农舍掩映在野花草木里，有炊烟从黑瓦间袅袅升空，偶尔还有羊羔咩咩

从甘溪开始

旬阳 郭华丽

的娇柔的呼唤。就在前面几里路的地方还有一个叫作园岭包的牡丹园。就在这山巅之上，几百亩白色、黄色、粉色、红色的牡丹浩浩地盛开，它们和大青山隔河相守。不是所有的花儿都徒有千种风情，大青山是它们的一面镜子。

清风园

清风园，单是这名字本身就摇曳着无尽的诗意。靛蓝的天铃着村庄，鸟雀在枝头呼朋引伴，清风绿了草木、果蔬，吹得花儿姹紫嫣红。是的，这就是清风园，不只是诗意的存在。在清风园里，你会真切地理解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田园风情，什么是朴素与传统，什么是自由与丰饶，什么是大绿为素。

行走在清风园里，像是畅游在绿色的海洋里。这绿不是张扬跋扈、铺天盖地的绿，主色调是绿色，但是不同的草木自有自己不同的基色。浓绿、翠绿、浅绿、黄绿，把这个千亩的园子分出了不同的层次。山上繁茂的大树、灌木是浓绿，园里的果木蓬勃着翠绿，地上的蔬菜流泻着浅绿，田里的庄稼则是莹润的黄绿。清风园的绿也不是唯我独尊，势不可遏的绿，它用自己的绿包围着粉的、白的、黄的、紫的、红的花儿，像是呵护着自己娇嫩的女儿。

青菜、柿子、樱桃、石榴和各种时令蔬菜，都在园子里安然生长。一草一木、一棵庄稼、一声鸟啼、一片虫鸣，清风园里万物有灵。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凝神细听，我听见了万物生长的声音；花开的声音、麦拔节的声音、虫鸣鸟唱的声音、蔬菜与太阳的对话、风与果树的私语……

地里有栽种、薅草的女人，有吆喝着牛耕地的男人，还有走不稳却想要追逐蝴蝶的幼儿。有牛隐藏在草木繁盛的山坡上，有不合时宜的鸡鸣，有迎客送住的狗吠……在这里，在甘溪镇这个叫十里岭村的地方，乡愁不再是一个遥远的记忆，而是刻在你心灵深处的乡村形态。它以自己农耕文化、乡村传统的坚守和发展，自己决定自己这个村庄的命运。在这里，你不怀疑世人对世间一切生灵的爱，你会感动于一切生灵都是那么美好地存在着。

从甘溪回来，我的心安静了许多，这样说似乎有点矫情，但至少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可以安静地看书，可以坐在电脑前随心所欲地敲打文字。我不能说这个热腾腾的小镇撼动了我的什么，但一定是有什么在心里潜滋暗长，也一定有什么从心里自行溜走。若人生原本是一个不断重建的过程，那么就让我从甘溪再一次开始……

安康 90 后作家新作展



作者简介：胡钦文，原名胡鑫，白河人。于《光明日报》《中国青年作家报》《西安日报》《安康日报》等发表多篇散文。曾获第二届长安散文奖优秀奖、第三届长安散文奖优秀奖。著有散文集《长安四载》。

良子如草

胡钦文

日疏。我不足十八，尚在求学。父亲得力处，唯有良哥。良哥虽不聪明，但他彼时已而立之年，人又那么诚朴精壮，正是能“攒劲”的时候。花甲之年遽逢丧子，他成了一张坚硬的深色剪影。一路劳顿，因倦异常，他左肩似乎有点乏，微微沉下。他的右肩依旧倔强地微耸着，不肯认输。天气酷热，他满身是汗，我能看到他的胸膛在不住起伏，愈显疲老。

惊愕压倒疼痛，竟没时间顾忌伤口。他只对我说了句“你到了。”随后，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说了句：“我，要赶紧回去了。”

父亲一家，有二女三子。他生于一九五五年农历五月，有一个长姐，远嫁河南，死前写信与娘家联系，说想请奶奶去探望。路远未得，含恨而终。父亲有两个弟弟。幼弟小时玩耍，跌落山崖，七岁早夭，未能成人。尸骨无寻，只立了衣冠冢。二弟三十多岁因事故，死在煤窑。这是后话了。

早年，父亲与第一任妻子结合，无子，只有一个女儿。父亲那任妻子肝病严重，常年喝中药，为他生下这个女儿已是勉强。听说孩子落地时，是“花脸子”，脸上黄一块白一块，渐渐长大，肤色才恢复正常。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严。父亲那时在供销社工作，虽供销社已有败象，但他无法为“超生”抛弃现有工作。唯一一女，按他们那辈人的观念，他“绝了户”，只能要良哥“顶门”。

良哥亦是二叔的独子。二叔比父亲小十一岁，他是个出气力的。二婶也没工作，平日种地，果蔬成熟，便挑着竹篮，走十多里地到冷水街上卖菜、卖豆腐、卖橘子。他们既无公职，便不怕超生，接连生了三个女儿，终于盼来了儿子。

按老话说，这叫“双桃”。二房合一，良哥实在本该承受两房的爱意。然而，良哥二十八岁时便离世了，那是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良哥去世那天我正上大学开学。十二日下午，我与父亲坐火车从白河出发。路半，突遇泥石流，火车搁在半路。十三日凌晨一点多，我们才到西安。没多歇息，次日起床后我们便乘 603 路公交赴校。才放下行李，父亲便接到电话，电话那头说“良娃子掉到水里去了”。

父亲不惑之年从供销社下岗，他大约是个极恋家的人，不愿外出务工。九十年代，社会治安没那么好，许多务工人员外出后被欺骗、欺负是常事。年未返乡时有大额现金所遇劫掠、偷窃之事甚多。外出务工人员往往同姓结帮、同族拉派。父亲孤身一人，不敢外出。

想活着，就得找活路。父亲去十堰买了一辆三轮车，预备到冷水桥上拉客。他站在冷水桥头，站在自己的车旁，眼见人来往，却不好意思“吆喝”“叫客”。常常外出一天，没揽着一个客人。

母亲娘家虽不富贵，然人口众多。她又是家中最小的那个，家中杂事，兄长阿姊分担殆尽。她的两位姐姐没读过书，她却成绩优异，总考第一。她还上了“卫校”，学得一技之长，生活自足。为人活泼，聪慧讨喜，她实在是个能耐的“俏姑娘”。嫁与父亲，婚后生活极清苦。她要“躲超生”，无法露面自己挣钱；父亲又那样“无能”，无力供养。某次怀孕期间她没有吃的，竟至煮红薯充饥。母亲彼时从卫校毕业，独力谋生之初，身上总有余钱。每回娘家，绝不空手。娘家里有谁头疼脑热，亟须用钱，她亦慷慨相助。境况如此，当年的往事已不堪回首，往事不堪言。

父亲被时代席卷，母亲为婚姻牵累，他们都不敢再相见昔相熟的亲戚、朋友，都准备远离故乡，另去他处。

当年供销社进行改革，为基层门店实行“租壳卖粮”经营制。承包商（多为职工）买断集体商品，自主经营，上交房房租赁费。辗转做了好几份工作后，经人介绍，父亲决定搬到小双，承包当地供销社；母亲心中虽不愿远走，但她既无颜面回娘家，又无处落脚，只得随父亲去小双。

我们一家就这样“流亡”到了那里。异乡欺生，买卖难做。自家寒酸，羞见故人。这些委屈、心酸，见诸夫妇生活，便是无尽的指摘，无尽的刻薄。殃及池鱼，我与姐姐也总挨骂。母亲说我们是“拖油瓶”，要不是有我们耽搁，她不至于这样困苦，于是对我们分外严厉。父亲挣不到钱，自知“理亏”，便一味卸责，为自己开脱。说“得不到我们的力”，等我们长大成人，自力更生，他也享不到一点福，一点不“管教”我们。

我家亲友往来极少，我回冷水老家家的机会更少。三 我脑里关于良哥的记忆很淡薄。

最早的记忆是某次回冷水时，我与他一同放鞭炮。那时良哥还是十多岁的孩子，尚在“抽条”。他瘦瘦高高的，很敏捷，但他的动作总有点怪，一跳一跳的。小孩的眼里，只能看出异样，作伴玩耍时，并不介怀。我那时甚至很崇敬他。我们一同放鞭炮，他敢将鞭炮拆开，单个点燃，然后很迅速地扔出去。引线短，速度快，往往鞭炮在半空中爆炸。我小，不敢这么玩。玩鞭炮时，得将引线头处的鞭炮拔下一些，将引线变长，再一点点燃，听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拔下的那些，往往给了良哥。他接过后时不说一句话，只是龇牙笑着，笑得很开心。然后，忽然跳着离开，独自到远处放炮去了。那时，有种叫“窜天鼠”的鞭炮，成人拳头大小，四四方方，点完后，父亲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过来，责备我们不晓得留下一些。良哥一言不发，与我一同受着责备，并不指证。待父亲再去忙时，我们又相视而笑了。

一年夏天，我回老家。父亲、我、奶奶、良哥坐在院门前吃晚饭。良哥打开汉斯啤酒和父亲一起喝。父亲一尝便说是假酒。接着，父亲拿起酒瓶仔细查看，发现那酒已过期好几个月了。父亲追问，良哥说是前两天才买的，肯定不会过期。良哥，他总会买到过期的酒，过期的面粉，过期的挂面，他还会买到各种用不上的电器。卖家卖给他时只让他取走，总也不来安装。过了一时，便来“回收”，用低价买回全新的电器。去工地打工，良哥的工钱比小工还低。在工地上干活，像良哥这样二十多岁的健壮小伙子，按大工算，一天能挣两百块钱左右；妇女是小工，一天也能拿到一百到一百五十块钱。良哥每天却只能拿到八十块钱。

这些都是因为良哥小时候摔过脑子，“傻”。在我眼里，良哥又不是“傻瓜”。就在他去世那年五月，是父亲六十大寿。良哥特地骑摩托车跑了三十多公里到我家去，硬将几百块钱塞给父亲。他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是一味蛮力，把钱往父亲身上撞。父亲抵不过，收了。良哥便笑了，随后，饭也没吃便骑车走了。他说明天一早

还得再去工地干活。

良哥的日子十分简单，干活是他的“主旋律”。

早晨起床，煮一碗方便面，吃罢就去工地；中午，在工地吃一大碗米饭；晚上回来，再吃点什么垫垫肚子。循环往复。他似乎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求。

可有一次，二〇一五年的一天，良哥竟忽然打电话跟我母亲说，他找了个媳妇。等谈好了，要请我们去喝酒。这是良哥的大事，按理说该与二叔、二婶。然而，二叔既已死在煤窑，二婶又带了三个姐姐改嫁。良哥无人商量。

他也跟父亲打过电话，可父亲一听女方三十多岁，是二婚，还带了一个孩子，便大声骂他，说他傻，说那女人分明是来骗钱的。良哥只好跟母亲打电话。母亲并不是不知利害，不过良哥的这种状况，能娶到媳妇已是不易，哪有挑拣的余地。回他说，如果接她，她一定会去。

良哥有了结婚的念头，便开始攒钱、备办。下工后，他不嫌累，骑摩托车到冷水桥头跑“摩的”。然而他为人老实，又不知道行情、不熟悉人，才去没两天便去不成了。说是去了老没生意，而且总受那群二流子调侃、咸汗，甚至挨打。于是，他和别人一起去钓鱼、下网。说是打着大鱼，可以上席面，能省下些钱。

他就这样掉进了水里。

良哥死后不久，有一次，我与姐姐聊天。谈及良哥，我叹着气说，“也好。”姐姐懂我意思，也长长叹气，又补说：“唉，是嘛。社会竞争这么激烈，他人又老实，结了婚，生了娃，以后的日子恐怕更艰难呀。”

过了四年多，某次我去饭店吃面。为防水汽，我没戴眼镜。正吃着，店老板突然向我递来一支烟。我茫然抬头，看到他那张腼腆地笑着的脸——那么像！那老板竟长得那么像良哥！他正抽烟，以为我也想要烟，于是走了过来。他问我，“兄弟，要不要来一根。”

我猛地鼻子发酸，不敢回话，只是摆手。强忍着泪水，吃完面，我独自站在汉江旁流泪，哭了好久。

那天，我在日记里写道：我忽然想起四年前死去的堂兄。没有任何征兆地，就那么偶然地想起他。人生纵然很苦，但活着终究是美好的。今年五月，与朋友相约去牛蹄岭登高临眺，远处巴山青绿，连绵重叠。汉水犹如碧带，盘绕在山下。江畔则高楼林立，生灵数十万。

下山途中，我又想起良哥，想到他去世已近七年。我把目光投向路边花草：有青松、翠柏，有寄托人们美好希望的格桑花、四叶草，有实用、耐用的杉树、楠木。然而更多的是那些无名之木，无名之草。我只认出了几个，可它们的名字都那么“土”：狗尾草、猪殃殃、牛筋草、节节麦。世间种种，本来相别。有的人生来要做栋梁，有的人生如夏花，而良子，大约如草。